

2024

第 二 季

B E S T
CHINESE
FICTION

中 国
好 小 说

张 炜

中国好小说

张炜

Best Chinese Fiction

Zhang Wei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好小说. 张炜 / 张炜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4.3
ISBN 978-7-5153-2242-1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5175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书籍设计: 瞿中华

封扉字体: 谷龙 (谷龙纤圆体)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21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印刷: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10 × 1092 1/32

印张: 10.125

字数: 19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目录

海边的风 _001

海边的雪 _097

请挽救艺术家 _123

秋天的愤怒 _177

海边的风

—

对于这个海滨村庄来讲，第二年是个可怕的年头。可是第一年不知道第二年的事情，村庄的人全都兴高采烈的，突然像着了魔一般忙碌，极度兴奋，一个个变得有点莫名其妙。

虽然居住的地方离大海不算远，可是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把大海忘记了。于是锅里没有鱼，碗里没有虾，小猫馋坏了。

只有一个老头子远离村庄，一个人住在海边。他的窝棚离开涨大潮留下的水印只有几米远。大海滩上，一个尖顶儿小窝棚显得多么孤寂。离开窝棚一点，有一条小破船，船根老有一摊杂物。

老头子弓着腰才能从窝棚里钻出来，直起腰，就显出瘦干干的高个子。他恼怒地向一边吆喝什么，没有回应，也就坐下来。好像他在吆喝自己的老伴或者孩子。其实他什么也没有，是真正的光棍一条。

村庄里最热闹的时候，有人来劝他说：“回村吧，回村吧。”他脱下裤子小便，不搭理对方。后来又不断有人来，他还是那样，村里人后来叹息道：“一辈子就那样了，谁能给他改过来？”

也许过去老头子并不寂寞。海边上从来就是热闹地方，那些赶海的、拔草药的，都要在他的小窝棚里落落脚。人们老远就喊：“老筋头！老筋头！你这个老混账……”所有人都骂他，并且从他的小锅里抢东西吃。他的小锅子总煮着美妙的海鲜：蟹、鱼、蚬子。他从不放盐，只取海水煮，结果别有一种鲜味诱惑村里人。

除了深冬之外，几乎没有人见过老筋头穿鞋子。他赤脚，短裤，露出一个黑红干硬的身体。这身体大概没有一丝平常人所说的那种肌肉，而是由一股股筋交织而成的。筋是牛筋。

那时候总有人在海边上伴他过夜，点一堆火，喝几盅酒，半夜半夜地拉鬼怪故事。那可真是个有意思的年头。有一回四方来了——她是个高高大大、四四方方的鱼贩子。她来了，赤身裸体地跳进海里洗澡，最后还在岸上滚动着沾一身沙子，拉长声音喊叫：“老筋头啊，给我搓搓背！”

如今谁都不来了。老头子知道这会儿村里的事情做大了。他听说从前常常厮守在海边的几个老朋友全给派了新用场：

虎背熊腰的于志广赶一辆木轮子车；懒得动都不愿动一下的老伙计千年龟被安排拉一个大风箱；连那些平时像苍蝇一样围在鱼锅旁、赶都赶不开的毛孩子，也都要忙着搬运什么东西。

船被风吹干了。它小得远看像一个瓢壳，腥气却能飞出几里远。一群群苍蝇围上它哼着歌，有时又拢成一个松松的球在上面滚动。盐末干结在船舷上，十分好看。它没有桅。它算个船，也算个不错的玩物，伴一个浑身生满了筋疙瘩的老头子玩了很多个年头。它在海上晃啊晃，其实是老年人的摇篮。大海无边无际，有时老筋头待在船上，一个瞌睡打过去，就任它漂走了。它在这蓝蓝的大海上自由自在地来往，没有怕过什么。大风恶浪也遭遇过，不过总算没有拆散它。太阳从海里生，又从海里落，海大得了不起。循着无比辽阔的大海展开想象，直想到世界的另一头。人如果老想什么也许总有一天会做什么，老筋头说不定会驾船一直漂流下去。

从海上驾船而去，走到哪里的可能性都有。因为海上没有路，是一片真正的广场。

老筋头终究没有抛弃这道海岸，大概是留恋着熟土与旧友。

他特别想念那个小东西——“细长物”——一个奇奇怪怪的有意思的孩子。他常常站在窝棚口恼怒地呼喊，有一多半是喊这个孩子的。

孩子的体形真像老筋头，又细又长。不同的是他小小年纪体滑肤细，抱在怀里温热柔软。小家伙有个特点让海边所有人都惊讶得很：平展在沙土上，身体可以比站立着多出

小半尺。他躺在那儿，整个身体像条软软的鳗鱼。老筋头每见他倒下了就坐到近前去，伸开粗壮的巨掌按在孩子的后背上，说一声“长啊——”，顺势往下一理，细长物的身体也就伸长了一截，两脚在沙土上划出几寸深深的印痕。老筋头说：“你是个蹊跷玩艺儿。”细长物听了，将脖子拧过来，眯着眼看看老人，说：“哼。”

细长物给老筋头带来无限欢乐。老头子将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双方都幸福愉快。有时细长物领来了一帮莫名其妙的朋友，那是一群男男女女、破破烂烂的孩子，浑身肮脏，口齿也不清，一律用衣袖揩鼻涕。有一次这帮孩子中还夹杂了一个矮小的老婆婆。不管是什么朋友，老筋头都一样喜爱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分着鱼汤，一会儿喝得浑身冒汗。

在可怕的冬天里，村里人全躲进他们的小窝。这时的海边是冷清的。于志广不来了，四方也不着面，就连千年龟也多日不见踪影。可是细长物仍旧来陪伴他，并且夜间睡觉时用一双小小的脚去蹭老人的脸颊。他们合盖一床又破又厚的大棉被，身上的热力一齐散发出来，抵挡着寒气。

这是个美丽的夏天，大海的面容以及气味都好得很。老筋头本来可以随心所欲地驾船出海，毫不费力地搞来几条好鱼。可他懒得动。海上干净得很，没有一点帆影。好像所有渔人都忌讳着什么。老筋头光着身子往海里走，跟谁赌气似的，一步一步地往里走。他跟海混得熟透了，怎样做都行，差不多敢在里面睡一觉。他站着游、坐着游，还能顽皮地一头一头往前扎。他曾对细长物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是淹不死的一条

老鱼。”

他在海里顺便捉了几条鱼，用来下饭。

这个夏天他常常蹲在小船旁边想心事。他有时觉得奇怪的是，他根本不需要这条船，因为他要维持日子，凭自己水上生活的本事，稍稍活动一下手脚也就绰绰有余了。可他又是那么依赖这条船。他绝不仅仅是喜欢它，而是有一半的性命分在它身上。有时他甚至愉快地想：小船被海浪打碎了的那一天，我肯定会一起死的。

也许是出于对死的恐惧，他细心地照料了小船多年。他给它堵漏、上油，换掉不中用的木板。白天伺候小船，晚上就做它的梦。有一回他梦见小船生出了轮子，变成了一辆车，载上他顺着一条坚硬的道路往前跑去。这车子跑着，跑着，但只能在路上跑，一不小心离开了路面，轮子立刻陷于泥土。他是活泼惯了的人，受不得这拘束，于是就敲掉了轮子，使它又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一只船。小船重新漂在了无比辽阔的海上……那个夜晚的梦中，他乘小船到了最遥远最美丽的一个地方。

他看到了什么？梦中又到了哪里？他守口如瓶。

他渐渐明白了，对于小船的依恋，是渴望着有一天能到远远的那个地方去。噢哟，他吸了一口冷气。明白了这一切之后，他直瞪瞪地盯住了其貌不扬的小船。原来这是骨子里的一股劲儿。就是这股劲儿使他恋着一条船。

他记得第二天千年龟来了。这个老头儿个子不高，沉默寡言，走起路来双手倒剪，一年到头戴一顶黑色的小帽。小

帽是四方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汉人传统。他喜欢吃鱼喝酒，三杯下肚话就多起来，并且都是知心话。老筋头故意问他：“千年龟，你说说看，船和车有什么不同？”千年龟灰尘满面，遮去了酒后的红润，微微仰脸看了看他说：“车有轮子，船没有轮子；再说，车是地上的东西，船在水上……”

他听完千年龟的话，拍了一下大腿。他想你个千年龟一下子就答准了。不过他可不想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讲出来，转弯抹角地说：“车有轮子，可它只能顺着一道专门的线儿往前跑，能去的地方你想想吧，也就有限了。嘿呀，船就不是这样喽，船漂在大海上，横竖左右都能走，这就是船，嗯！”

千年龟当时诧异地望着他。他喝了一口酒，摇摇头：“不过要紧处还不在这里——”千年龟赶紧问在哪里？老筋头一下接一下摇头。他已经有些后悔了。他不想告诉千年龟。

第三天细长物来了，老筋头忍不住兴奋又与他讲起了小船，讲了它与车的区别。他后来将前一天对千年龟隐去的话告诉了这个可爱的孩子：“船在海里漂，你想想，‘三山六水一分田’，水比土地要宽大出多少！船是在最大的一片水里面闯荡，又没有轮子，爱怎么走怎么走！明白了吗？”

他记得那时细长物似懂非懂地望着他的脸。接下去，孩子问了海的那一边、海的最深处都有些什么，他回答不出。他曾经驾着自己的小船远航过，那时候像跟谁比赛似的让小船尽情奔跑，亲眼见过一些岛屿、各种颜色的海水。但大海永远是茫茫一片，他永远是待在大海的边缘上。所以他回答不出大海的最深处到底是怎样的。细长物又问：“你琢磨琢

磨它是怎样的不行吗？就是说，你想出一个样子来不行吗？”

他试着闭上了眼睛。黑暗里他望到的还是一辆车子；敲掉车的四轮，变为一条船。小船在大海上任意游荡，穿过了一片蓝的水、绿的水、粉色的水、橘红的水，来到了一个冰晶般闪亮透明的瑰丽世界。这里到处是一片迷人的芬芳，是花瓣的颜色，是春天的气息……他大口地呼吸，一脸深皱快乐地活动不停，直停了很长时间才睁开眼睛。

他告诉了大海深处是什么样子，细长物欢跳起来。孩子把一件紫色破衫的下襟儿拧紧了，在沙土上翻起了跟头。玩累了的时候他就大睁着眼睛仰望蓝蓝的天空，说大海和天空可能是一个东西。老筋头十分赞赏孩子的比喻，不过还是要给他做一个更正：“我跟你说过嘛。天底下的地方是这样划分的：大约分成十份，那么三份是山、六份是水、一份才是田……”细长物鬼头鬼脑地一笑，回应道：“‘三山六水一分田’！”

那天老筋头与细长物烧了一条大鱼，并且喝了很少一点酒。细长物吃饭不用筷子，伸手去捏洁白的鱼肉。老筋头瞅瞅孩子乌黑的手指，说：“孩子的手，有什么干净呀不干净的。”他给细长物灌了一口酒，眼瞅着这张脸红了。他端量着孩子，觉得这一对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借着酒力又长出了一段，美妙无比。他说：“你如果是我的儿子就好了。我该当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细溜溜的，像条长虫。”细长物只顾用手捏鱼，嘴里咕哝一句：“吓人！”

关于船和车的愉快对话，至今他还记在心里。

在这个滚热的夏天里，老筋头再没有心思去整治那条船。他除了躺在阴湿的小窝棚里，就是扎到海水里玩一会儿。他有一副缺子儿的象棋，从海里出来后就自己跟自己下一盘。他想象的对手就是千年龟，伸手替他搬弄子儿。结果每次都是他自己输。“你这个千年龟，那么多高招，鬼气啊。”下完棋就一阵惆怅，不知干点什么才好。他想自己是真正变老了，因为老人有时像小孩子一样耐不住孤单。他早年强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那时胆子特别大，什么都不怕，还怕孤单吗？他回忆这一生里度过的一些孤寂日子，发现都是些黄金一般闪亮的时光。这些时光，他将留给自己最兴奋最愉快的时刻里再去诉说。

让人烦恼的还是这个夏天。这个夏天的奇怪之处，就是人们突然都忘记了大海。他们在村庄里奔忙，把事情做大了，结果连一群孩子都派上了用场。不过老筋头料定他的这些朋友过得不会愉快，早晚他们一个一个还要回来。

二

夏天过去了，接上是凉爽的秋天，身材高大的于志广驾着木轮车来到了海边。他刚喝住牲口，老筋头就认出了来人，高兴地奔到跟前。老筋头说：“嘿，怎么样！到底还是得到我这儿来吧！”于志广把鞭子插在车杆上的什么缝隙里，迎

上一步问：“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”老筋头不吭声，领他到小窝棚里去了。

于志广是有名的壮汉，力大无比，传说盛食物的胃比一般人要大出两倍。他从原野上走一趟，四周可吃的东西都要损失一些。这会儿他坐在窝棚里，两手抓紧了一条鲑鱼。这条鲑鱼是很大的，老筋头逮它的时候，让它把腰拍疼了。它刚刚出水时浑身闪亮，很像一把钢刀，老筋头的手指抠进它的腮中，它就狠狠击了一下老头子的腰。于志广一会儿就吃完了鱼，拍拍手掌说：“真好。”老筋头问：“你们那里有鱼吗？”于志广瞪起眼睛：“还有鱼？！”“那就是有肉了。”“还有肉？！”……老筋头笑了。于志广说：“你也不用笑，老家伙！你笑什么？这是在做大事情！”

“大事情”听来倒是蛮有趣的，不过因此失去了吃大鱼的口福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件便宜事。老筋头很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形，就向他打听起了几个人，问他们如今都忙了些什么。于志广皱起眉头，摸了摸领口，又看了看不远处停着的木轮子车，说：

“千年龟还不是拉拉风箱！他又还能做什么？这个人懒出了花样，成天就是躺着，躺着拉风箱，踮上一脚也不起来……”

“千年龟嘛，年纪大了。他跟我下棋时也躺着，不过他老要赢我。”

“这个人不行。精神不行。再老风箱也是拉得动的，也许本来就不老——不过没人知道他的年龄罢了！他几年不洗澡，全身是灰，你见他进海洗澡啦？你肯定没见……”

“一个人一路脾气。千年龟说万物土里生，人也是一样，太干净了就活不久。”

“哼，他这个脏气样儿就只能拉风箱了。他沾手的東西没人敢吃。愁人的还有四方，她这会儿还穿一条破裙子，在大屋子里转来转去。好人哪有穿裙子的？夏天怨热，秋天呢？千年龟躺着拉风箱，四方走过来，他就往上看，她也不在乎，说：‘看就看去！’”

老筋头大笑起来，痛快地鼓了鼓手掌。

“有一回四方坐在千年龟身上，裙子一搭盖住了他多半个身子，差点把老头子闷死……细长物一群小东西在大屋子里忙来忙去，满身满脸都是黑灰，像些小黑鬼。他们跟千年龟学坏了，也不洗澡，只说随便哪一天往海里一跳就全干净了。”

于志广说得很有兴味，老筋头也一阵神往。停了一会儿老头子问：

“你叫他们来海上，来我这里！”

于志广摇摇头：“那不行。每人手里都有活计，像一部大机器上的轮子，一个停了全都不转了，停不得。”

“端人碗，受人管！”老筋头狠狠一跺脚。

于志广又瞅瞅不远处的木轮车，说：“最重要的营生还是我这个——”

“你赶的是一辆车吧？”

于志广点点头，略有惊异。

老筋头利落地一摆手掌：“那还不行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车有轮子——或者两个，或者四个、三个——不管是几个，都得在硬硬的路上跑。路也就是那么长。你的车还能跑到哪里去？”

于志广大惊失色地望着老筋头。他觉得离开老人这一段时间，老人已经变得不可琢磨了。他试着干咳了一声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老筋头盯着于志广宽厚异常的胸部，又转脸望望那车，尴尬地一笑。他叹息道：“不管怎么，你还知道抽空儿来看看我呀！……”

于志广摇摇头：“我哪有这样的闲心。我是来海边上拉海蛎子皮。”他说着用手指了指被潮水冲积成一堆一堆的蛎皮。

老人没想到还要人这种东西。

于志广告诉老人，海蛎子皮是拉回去造酱油的——起码要做一个试验。老筋头真正给吓了一跳。他吼道：“这些东西像石头一样，也能做酱油？”于志广回应道：

“在我们那间大屋子里，想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。”

木轮子车吱扭扭地离开了海边。老筋头觉得刚刚做过了一场梦。一切都像是梦境中的事情，在脑海里摇摇荡荡。他抬头看看小船，小船好像更加沉默了。大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平稳、湛蓝——这平展展浩淼一片竟强烈地诱惑了他，他一刻不停地收拾了一下东西，跑到小船跟前，把它推下海，然后一桨一桨地摇起来。

海鸥围拢过来，像是要在老人身边做个巢。老筋头眯着

眼睛看着四周：水波、漂浮的绿草、一片片阳光。他歪着身子试了试水温，觉得海水比想象的还要凉。他低头的那一刻，正好看到一条身上布满黑斑的鱼在船边上窥视他。更深一些的水底隐隐约约有什么黑影在活动，他知道那是鱼、蟹子，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东西。船往深处去了，不知是向北还是向东，他故意这样糊涂一会儿。他把这叫做“浑驾”。不知驶上多长时间，想回去的时候他才抬头看岸、看日头或者月亮、星辰。只要一眼他就清楚了。他觉得这辈子最不够劲的地方，就是没有迷航。

天色快要暗了，海风加大了。老筋头仰躺在船上，一个一个想着老朋友们的面孔，十分舒畅。海风的气味这会儿真有点像酱油，他于是突然觉得用蛎子皮做酱油的试验也许不算荒唐。他躺着，侧脸看西方那火红的一片海水。水浪微微跳动，很像在愉快地燃烧。这片富丽的红缎子铺展着，炫耀着，抖动不停。火热烫人的颜色越远越浓，渐渐跟一个巨大的球体联结到一块儿。大海化成了一片血，它简直是那个巨大的球体流淌出来的。红色慢慢暗下来，血汁越淌越多，蒙过了球体，蒙过了一切，天也就全黑了。

满天的星星，满海的星星。小船在星星之间，到了一天里最动人的时刻。老筋头每逢这时候，呼吸都放得轻轻的。他知道这时候海中所有的精灵都复活了，并且开始了大胆的游动。他无数次胆怯地企盼着，等待某一种精灵把湿漉漉的爪子搭上船舷，再搭上他的肩膀。他想他们之间不会互相伤害，他会小心翼翼地将精灵载回去，让它看看人间的窝棚……